阅读提示

《书香小康社会的战略价值与路径选择》一文共三个部分，本期发表前两个部分。第三部分题为“建立和完善书香小康社会建设和发展体系，以大胸襟、大格局布局大战略、大设计，以务实精进的学风和态度明确其路径、方法和步骤，振兴中华阅读，推动四个全面协调有序发展”，分别从“加强书香小康社会理念建设，提高全民阅读自觉，在全社会营造强大的理念场和舆论场，使全民阅读理念融进民众庸常生活，使阅读成为全体国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加强阅读政策环境营造，完备书香小康社会的体制机制，提供切实可靠的政策和制度保证”“加快加强书香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建设，给出刚性要求和硬性约束”“切实推进书香社会主体建设，努力培育阅读人口，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发展；一手抓产业，一手抓事业；一手抓市场，一手抓管理。全线推进出版业大繁荣大发展”“加强阅读产品建设，大力提倡和推行品质阅读”“调动各方力量，大力推进多层次、多网络、多渠道的全民阅读平台建设”“加强全媒体阅读建设，加强媒体融合阅读建设，因势利导，乘势而上，打造新型的包容性的开放有序互补互进的全民阅读新格局”“加强国际同步阅读，参与全球阅读，加强国际化阅读接轨建设”“加强战略设计的可持续性研究，布局好书香小康社会与之后的书香社会的设计对接，布局好十三五期间和中长期战略设计的统筹协调对接”等9个方面内容阐述了作者对由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布局，到建设、发展、建成书香小康社会的战略思考。该部分内容将在7月17日本报刊出，敬请期待。

（上接第6版）

而在我们周边，日本2001年通过并施行《关于推进中小学生读书活动的法律》，2005年又通过《文字及印刷品文化振兴法案》；韩国2006年通过《读书文化振兴法》，确定文化体育观光部为国民阅读推广官方机构，并成立读书振兴委员会，每5年制定一份读书文化振兴计划，中央政府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应据此制定年度实施方案；俄罗斯于2006年发布《国家支持与发展阅读纲要》，2012年通过《民族阅读大纲》。此外，一些国家政府层面还出台一系列推进国民阅读、保护图书业的政策。西班牙2007年通过《阅读、图书和图书馆法》。在法国，政府颁布实施长期免征书店所得税政策，使书店活好，吸引读书人。而在另一读书大国德国，1988年就成立了促进阅读基金会，历任名誉会长均为总统担任；政府不仅免征书店的所得税，还在增值税上给予优惠；政府推行“书价联盟”政策，即所有上架新书一律统一标价，无论在大型书店、小型书店，还是网上购书，新书发行前18个月，价格统一，这就从制度上给读书人以价格稳定上的保证，避免了可能的恶性竞争造成的伤害。在英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其主要形式为政府通过国家公共图书馆给地方（社区）图书馆提供发展基金，支持其举办一些文字图书的推广活动；2015年，政府开启“阅读起跑线”计划，免费为每个儿童提供市值60英镑的图书资料，这一项目已被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也已引进。

中国的全民阅读，有成绩，有特点，但也有差距。关于差距，将在下文予以论述。总体而言，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可谓有声有色，风生水起，令人欣慰和鼓舞。首先是国家层面、政府层面。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与身体力行，使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的建设，正在成为“元首工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出访期间多次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读书的无比重要性，表达他对阅读的热爱、痴迷和专业，向世界昭示中国政府重视书香社会建设的意志和中国爱读崇学的优良传统。他还多次就读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他在一篇关于领导干部读书的重要讲话中说：“总体来说，读书是多多益善”，他希望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养成读书学习的习惯，真正使读书学习成为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入脑入心，沉淀在我们的血液里，融化在我们的从政行为中”。这些论述，既高屋建瓴、深刻精辟，又指导性强、实用性强；既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又是推进我国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指针。这些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今年两会期间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都十分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全民阅读的高度重视。已经公开的各种资料表明，习近平同志、李克强同志以及中央、地方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都是书虫、书迷、书痴，是“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书香社会领路人和播种人。

其次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重视与支持。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一些重要思路和举措。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其前身新闻出版总署，作为主管部门对于全民阅读立法的推进，察民情、得民心、顺民意，锲而不舍，全力推进，目前，《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已是指日可待。与立法推进同步的进步是，近两年从中央国家部委到一些省、市，对于出版行业特别是实体书店的财政政策支持，当然还有直接的财税支持。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实体书店扶持试点工作的通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扶持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引导目录》等一大批政策相继推出并付诸实施。除上海外，浙江、江苏、深圳等不少省、市也或出台地方性法规，或予以财政支持，使全民阅读真正做到有人撑腰，有人掏腰包，从而健康、有力发展。

另一件值得认真总结的是各地开展的全民阅读、营造书香社会的读书活动，如火如荼，有的已成燎原之势。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一大批城市，已经成为读书人的圣城、圣地，且发展成多种模式。深圳，正是因为15年如一日地提倡读书，鼓励读书，推进读书，践行读书，奖掖读书，收获读书，使“深圳读书月”成为中国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块金字招牌，使原本广受诟病的“文化沙漠”跃为中国最具读书氛围的城市，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成为中国全民阅读的一面旗帜。“深圳读书月”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出版界、作家和读书人一起联手，不仅可以真正养成人的读书习惯，还可以从根本上塑就一个城市的书香生活，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城市品格。其实，以书化城、以文化城，本质上就是以书化人、以文化人。在这里，书，不仅仅是一个载体、工具、平台、渠道、市场，如此等等，更是前文所说的“第一推动力”。与深圳相比，上海读书节虽“出道”稍迟，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上海书展的全城参与、全民参与，政府、市场同时发力的模式，使得这个在中国的现代商业化历史最悠久、商业化程度最高，同时也是现代都市意识最浓的城市，打造出了一年一度上海书展期间万人空巷逛书市去买书的旷世盛景。这是一幅会令上帝动容的美妙图景，也是书的力量、能量、当量改变人和社会的最佳诠释。此外，北京的“阅读季”、广州的“南国书香节”、浙江的“西湖书市”、江苏的“江苏书展”，都一一在操办中、在读者参与中，成就了品牌，赢得了读者，关键是，使书香社会建设，迈出了切实、踏实的一步步。

书，读书，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东西，一件神奇的物事，特别是当一旦进入“全民阅读”之时。毫无疑问，读书说到底是个人的事，是个人消费，是个人享受，是具有私密性的私事。但是，同时，读书从来又是一桩传染性极强、颇具社会性的“公事”。认真分析、深刻解剖读书从个人化、私密性到传染性、公开性，从具有民族性特点到具备纵向历史性、现时性再到横向世界性、现代性，我们就会又有一个发现：原来，读书是人类的一项共同价值追求，是人类进步的共同阶梯。作为伟大文明古国的中国，作为正在进行伟大复兴的中国，我们必须正视和把握这一“发现”，并努力有所发展，有所前进。

贰

树立问题导向，加强危机意识，正确认识我国国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中的问题和差距，正视现实，找准坐标，明确方位，直面挑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认真考察中国的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毋庸讳言，我们还有不少问题，有些还十分严重，为此，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冷静，在看到十八大以来及近年来这方面取得进步的同时，认真分析与解剖问题。这方面，应有高度的自省意识和危机自觉。

1. 由制度安排不到位带来的现实差距。

总体而言，我国的国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问题多多，差距极其明显。金权升帐，物欲横流。物欲化、功利化、短视化，给全民阅读带来的是致命的破坏。

先来看看两个重要的全民阅读官方数据。最被广泛关注的是人均图书年阅读量。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自1999年起开展国民阅读调查。连续多年的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全民阅读现状一直不容乐观。刚刚公布的2014年度最新数据为人均4.56本，与2013年的4.77本相比，减少了0.21本，下降了4.4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年人均读书一直徘徊在4.7本左右。而以色列为64本，俄罗斯为55本，日本为40本，美国为25本，韩国为24本，法国为20本。总体而言，欧美国家人均年阅读量为16本，北欧国家达24本。问题在于，这些年，虽然我国上下不少有识之士在大声疾呼，在持续推动，但多年来这个数字始终在四五本上下徘徊。另一个数字是国民阅读率，多年来，也一直徘徊在55%左右，今年为58%，较2013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尽管有数字阅读方面的“补偿”，但其中的危机必须正视。事实上，近年来，这一状况已受到中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新闻出版、文化界别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坚持13年在两会上提交提案、议案，呼吁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呼吁设立中国读书节。在网上，广泛传布一则题为《令人忧虑：不读书的中国人》的署名为“一位旅居上海的印度女工程师孟莎美女士”的文章。文章写道：“我坐在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我吃惊地发现，我同时穿过了很多排iPad——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在打游戏或者看电影，没见人读书”，“这一幕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其实在法兰克福机场候机时，我就注意到，德国乘客大部分是一杯咖啡、一份报纸、一本书，或者一部Kindle、一台笔记本，安静地阅读或工作”，这位女工程师继续写道：“中国是一个在全世界有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的中国人却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人看书？”

观察得可说是敏锐，问题可谓尖锐。我在公众演讲时甚至还质疑过这位网上作者的真实身份，但是，重要的是：这是事实。真外国作者也好，托名外国作者也罢，改变不了的是真实、事实，这才是本质。同样地，网上还有一篇据称是某位“日本作家”关于中国人不读书的文字，这篇文字以日本作家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命题切入，写道：“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15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是典型的‘低智商社会’，未来毫无希望成为发达国家”。我们当然不同意这番话的最后一句的结论性表述，也许其中饱含了深深的曲解甚至恶意，但是，若从“当头棒喝”的角度看，其观察的现象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它揭示的是我们抹不去的事实，是中国人读书甚少的事实。因工作关系，笔者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书展，也会经常参观国外的各种书店、图书馆，观察关注国外平民社会的读书状况。以色列、欧洲、俄罗斯等国自不必说，公园里、地铁上等若干公共场合，到处都是读书的身影。最近两次参与率书展团，去参加白俄罗斯、巴西书展，这些国家的人民热爱读书的镜头，也常常会令人动容而致深思。巴西这样一个足球大国、一个选美大国，假日的公园里，不仅到处飞奔着健身着的足球迷和肌肉男、俏佳人，那一处处草地上的读书人，男女老少，构成了其独特的风景线。看得出这是有几分随意的，却悟出这已是一种随身带书随时读书的生活方式阅读。

这就是差距，这就是危机。我在各种公共场合都重复着一个思考：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关于读书的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令我们不能讳疾忌医、必须刮骨疗毒的残酷真实。这里强调的是全民阅读环境遭致持续的破坏。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高歌猛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名列前茅，这是铁的事实，是永载史册的历史功绩。但是，同样一个事实是，虽也有努力，总体而言，我国的国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未能与之同步，问题多多，差距极其明显。这些年，我们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却很少有文化动物、读书动物；我们陶醉于物质发展，却有意无意淡化和漠视了精神发育和发展；我们惟GDP马首是瞻，却对“第一推动力”的读书轻视，忽视；我们念兹在兹的是钱袋的丰鼓，却对脑袋的空瘪化不甚关心；城市里一座座写字楼、商品Mall拔地而起，而一个个书店却在艰难度日中苟延残喘直至寿终正寝。我们是一个名副其实并时时以此为豪的金权社会，我们却不是一个书香社会。我们往往把读书、文化这些举足轻重、会注入强大“内功”的“软实力”错误地解释为“软指标”，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让路、可以牺牲的“软指标”。这种思路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了我们的“思维惯性”，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从而，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评价、社会风尚。流风所及，其害甚烈。金权升帐，物欲横流。物欲化、功利化、短视化，给全民阅读带来的是致命的破坏。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摧枯拉朽式的断崖式的文化破坏会使民族、国家的文化、阅读休克，出现大片空白；那么，这后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的、弥漫型的文化、阅读边缘化，则有时甚至是一种深度摧残和戕害。近年来，各种关于阅读的调查结果公布，几乎都有一项，即，“没时间读书”，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幼，“上”至重要官员，“下”至“贩夫走卒”，“时间都去哪儿了”？近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上下重振全民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借口，而将阅读作为环境、氛围、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来建设，来实践，才是取舍时间的决定因素。

2. 读书、阅读的意义、价值、性质与功能被歪曲、模糊与扭曲。

在物质主义泛滥、急功近利盛行，甚至投机取巧为王、一夜暴富顷刻间浪得大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风气浸淫下，包括功利性阅读，往往也被惨烈的现实击得粉碎。

古往今来，择其大端，读书起码分成两类，即功能性、实用性阅读与生活方式阅读。前者解决的是世俗生活的有用有效，后者解决人生层面的有用有效。理想的状态是两者的有机统一，历史上许许多多大家名流都是其杰出代表，若马克思、毛泽东然。从读书中学到经天纬地、经世济国之韬略，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技能和本领，从而同时达到修身养性悟道的精神洗礼与升华，获取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这是读书的高境界，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往往体认前者而淡漠后者，甚至取前者而弃后者。而在物质主义泛滥、急功近利盛行，甚至投机取巧为王、一夜暴富顷刻间浪得大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风气浸淫下，包括功利性阅读，往往也被惨烈的现实击得粉碎。于是，新时期便出现好几波“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于是，“硬指标”消解了“软实力”，功能化阅读消解了生活方式阅读，功利化阅读消解了价值阅读，工具性阅读消解了方法论阅读，实用性阅读消解了心灵阅读，“成功学”阅读消解了“成仁观”阅读，凡此种种，导致社会上一度普遍存在的“三观”危机、道德危机、信仰危机、信用危机，以及精神缺失、价值缺失、信仰缺失、是非混淆，以至阅读缺失和消失。在这里，全民阅读的消解和消失是始，也是终，是因，也是果，“失魂落魄，性命难保”，此其之谓欤?！因此，重振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是当下中国安魂健体的不二选择。

3. 对时代特征、发展走势把握上的片面化导致对全民阅读认识上的误读和误导。

一些人在商业原教旨主义、技术原教旨主义下借机唱衰传统图书出版业，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搅乱了阅读，特别是读书的内涵，一时间取代说、消亡说纷至沓来。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为主引擎的新的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世界。全球化、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化及其大数据、云计算、场景技术等覆盖全球，网络全球，也连接了全球，而传媒业首当其冲。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快捷性、即时性、互动性和海量性，还有一个娱乐性，使得一些人在匆忙适应中被动地载浮载沉而致盲从，另一些人则在商业原教旨主义、技术原教旨主义下借机唱衰传统图书出版业，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搅乱了阅读，特别是读书的内涵，一时间取代说、消亡说纷至沓来。于是，又来了一轮“消解潮”：轻阅读消解重阅读，浅阅读消解深阅读，碎片化阅读消解系统化阅读，快餐化阅读消解思考式阅读，娱乐化阅读消解严肃厚重阅读，“票房”阅读、“显学”阅读、“流行”阅读消解专业阅读、研究性阅读、学理阅读，移动化阅读消解书斋书房静谧、静怡阅读。在这里，传承关系被描绘成替代关系，融合关系被解读成生灭关系，亲缘关系被指称为敌对关系。应当说，若从强调与时俱进来说，对传统阅读、纸本阅读转型升级紧迫性和危机意识作些强调，列出“假想敌”以警示，本属无可厚非。这里想说的是，绝不能以怀揣恶意商业目的攻讦、诋毁并借现代发达媒体体系“三人成虎”、以售其奸。可喜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喧嚣，目前，这种替代论、速朽论、消亡论已渐趋式微和平息，甚至之前声调最高的“预言家”们也回过头来推“书”，重倡新老介质阅读相互借鉴和融合。

纵然如此，全民阅读的若干瓶颈仍在，书香社会建设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问题绝不止于上述三个方面，而仅就上述三点而言，我们面临的矛盾、问题，绝非个别的、局部的、短暂的、无伤大雅的，而是居于基础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举足轻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和问题。从纵向历史看，我们至今仍未回归到改革开放初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全民阅读热潮时代。作此回顾十分必要。那个时代，全民阅读、“书香社会”真的已经颇具风范，经济大发展、物质生产大发展，与之相伴相随的是“读书无禁区”、思想大解放、科技春天到来、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的崭新时代，那时的读书读报读刊是社会风尚。书店门口连夜排起长队，由图书阅读带起古典名著热、现当代文学热、外国文学热、哲学热、诗歌热、经济理论热等一股股阅读旋风、文化旋风，社会一派昂扬向上的世风。人们一边追求图书等读物的知识价值、实用价值，一边享受它给予的养心怡情的意义价值、美学价值，其乐融融。冷静客观去看，假如这个“世风”没有中断，本文所倡之“建设和发展书香小康社会”当极有已经实现之可能。可惜历史没有“假如”，历史不能重来。而现在，我们要做的，便是总结历史给出的经验、教训，为现实定位，为现实把脉。这几年，我的观察、研究的结论不容乐观：从出版物生产能力和产品总量而言，我们毫无疑问已成为出版大国，现在每年出版图书40余万种之多，新书20多万种，但是，就年均读书水平而言，就上述的总体环境论，我国离阅读大国还有相当差距。在相当一些领域、一些地区、一些人那里，还存在和严重存在着阅读贫困问题，有的还是读书赤贫人口、人群；就思想认识、认知倾向而言，同样还有相当比重的“读盲”、“书盲”。上述大量数据和事实足以证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还要特别辨识、廓清一种“自然说”。即近几年一种较为乐观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般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已超过5000美元，这便意味着，我国文化需求和消费会进入一个空前旺盛时期。作出这一乐观预测，我以为，若从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角度看，这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同时，这也确是于实有据的“经验数值”。但我坚持认为，对于读书，对于全民阅读，事情不会如此简单。这起码有以下几个制约。其一，我国的经济数据包括人均GDP数据有其特点，国民消费水平也有受社会福利等因素严重制约的问题，不能与别的国家等量齐观。其二，国情世风、社情民意的因素，特别是上文所说的物质主义崇拜之类的“集体无意识”的严重存在，也会严重干扰上述“经验数值”的价值。其三，在我国当下，在文化消费中，娱乐文化、俗文化的占比之大，会严重影响读书占比。指出这一些，是想说，全民阅读任重道远，甚至有些问题积重难返，不可能有什么毫不费力的“自然过渡”；指出这一点，恰恰表示我们十分注重实际，十分注意问题导向，十分注目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建设：这是一个历史任务，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历史任务。

的确如此。党和国家明确提出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于全民阅读来说，于书香社会来说，就是要相应地建成书香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更其困难的任务。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坐标，找实焦点，找出支点，找到出发点、路径和归宿。 （待续）